保晩齋集

疏箚 啓
書

卷三

保晚齋集卷第五目

疏劄

啓

保晩齋集卷第五

達城徐命膺君受著

疏劄

因簡通事辭吏曹參判疏

伏以臣冒居睢盱比及五朔乞遞之願銘在心腑向來憲疏之出亦不敢以未登徹無駁正而為自安之計凡於政牌一任違傲蓋所以重臺言也存廉防也然僚堂之所以處臣者則豈可以已遞視之哉昨者開政之後小吏以簡通來示於臣臣以方在引入中不發封而還之及見政目瀾漫通擬皆臣之所不與

聞雖使臣與聞其所通擬亦豈有出於此乎然凡通擬之法三堂中一堂在外則不簡通未肅拜則簡通而不書謹悉其餘以情病引入者雖不可否許其通擬則通擬不然而無所可否於其間不得通擬者例也今臣既非在外又非未肅拜而兩僚通擬不問臣之與聞不與聞此莫非如臣無狀備數充位不能見重於僚堂致有此失格之事臣固當自咎之不暇而亦安有如是之通擬者哉伏乞 聖明俯垂鑑察先遞臣職名仍命勿復檢擬於銓任而至於昨日政通擬諸人併姑勿施待後政更通以存格例斷不可已

也

因持平趙昌逵疏告歸疏

伏以臣不幸而薦文苑又不幸而佐銓衡身遊駭機齒寒世味乃者持平趙昌逵之疏出而臣之不早見幾之失著矣夫橫逆自反鄒聖有言臣雖不肖嘗聞斯義凡昌逵之指無爲有極意羅織者臣當付諸一笑以存拭唾之戒而獨其首尾語脉以近來彈駁爲出於銓衡文任之爭則此誠臣之所大憂於世道者今昌逵而亦憂之耶臣半生無黨恥與機關非獨臣素性迂且拙也臣祖之所自守臣父之戒臣兄弟者

見於文字期以勿替到今顛髮種種乃忽棄家法變素性以從黨人之規模則將無顏歸見臣父祖臣誠汗不至此也况臣朝無尺寸之勢世無蚍蜉之援雖欲湊精排布孰肯從臣之言乎又况前後臺疏臣之家弟內從文第受鋒臣又可以縱臣之弟與子自傷其身又傷其至親乎彼雖自謂巧密粧點以爲陷人之妙策然適足自綻其縫罅也 聖鑑在上臣何必費辭哉抑臣立朝十餘年所踐歷多矣每念 聖恩之浩蕩如天而謏才之報答無地中夜寤歎未始不惶愧發汗惟有一事可以少贖其罪戾者目今躁競

成風日甚一日其睚眦之必擊碍逼之必擠誠有大可憂者欲矯此弊則如臣之爲人障礙厚招齮齕者許其退休得奉朝請亦足爲鎮安世道之一端而臣得因此自全身名粗效涓埃所謂以不報爲報者將於是乎在矣臣雖汙下豈以畧達之言爲此悻悻之態哉誠欲以是爲桑榆圖酬之計而已也臣之入城秖爲承候既被人言不敢淹留投進短章徑尋鄉路身出都門心懸 宸極不勝涕泣踡跼之至

乞致仕疏

伏以臣一出都門淸淚無從去國危衷自不禁其耿

結之私及奉　聖批十行綸綍辭旨鄭重軫世道之孔艱諭先臣之爲國至以斯速入城爲敎臣每見古之爲人臣者千鍾之祿辭之甚易一言之重決之甚難則未始不掩卷長歎竊疑其所取舍者乃今知聖主所以使人忘身盖有以也第臣前章控籲爲急休致之請只發其端　聖明亦何以盡燭此情實乎玆敢冒昧畢陳之惟　殿下寬其瀆撓之罪而試垂察焉在禮雖云七十致仕然聖人權爲此限示後人勿踰而已其實早晩先後不必切切然以是爲拘如二十冠三十有室四十强仕之制亦未聞自古及今

必循此限何獨於休致而待七十乎惟論其力分事勢之爲如何耳故自宋明以後有六十而休致者歐陽脩是也有五十而休致者李東之是也有四十八而休致者韓見素是也有四十一而休致者章懋是也有三十八而休致者羅欽順是也此數人者其才猷足以需當世膂力足以營四方忠愛惻怛足以不怠於一飯然且不待年至汲汲然休致者誠以奔走職業之效淺而風勵世道之功深也臣質則蒲柳材則樗散晩決科第歷敭淸顯十餘年間位躋亞卿自顧涯分已極踰溢而若臣所以報答者曾無尺寸之

可紀雖敵以下竭人之恩而不知所以報之則其爲不仁甚矣况臣之於　君也乎是以平居默念悒悒不樂思欲及其罪戾未深乞身早退以不誤　聖主之知照然明時便訣昔人所悲低回前却以至于今而因仍之間濫吹不已乃忽薦文苑佐銓衡則人忌霰集巧言簧鳴畢竟旁伺之彈已隨將飛之翮是臣之蚤夜願忠盤桓不去者不過挑發世道之機關荒墜父祖之訓戒而已夫以臣之尫羸脆弱朝不謀夕者其下從先臣亦且幾何日乎今玆所就誠無可以歸報先臣者矣嗚呼此臣所以歎見幾之不早懼決

退之已晩必欲及其行迷未遠期遂夙昔之心日前對章一無較辨之語且禁切臣之子若弟毋敢爲對辨之疏者盖將以臣身之一退爲朝廷息爭端則人言之有無虛實非惟不暇論亦有所不必論也雖其不能先駭機而乞身裨一分之世教者有愧於古人多矣然旣往不諫方來可追臣豈敢終始執迷不思改圖之道哉臣每登前席竊仰　天顔常懷祝萬年之願而前後　聖敎屢及躁競中朝隱憂丙枕靡安此誠忠志之士忘身協力相戒躁競以助　聖主徯志之治之時而其躁競之矯革亦無他道昔先正臣

李珥之去朝也有以時務問之則答以上自公卿下至百執事皆有欲去之心國事可爲也盖有欲去之心則必恥貪冒之行恥貪冒之行則必無躁競之風先正此言誠是革躁競之要務也雖然此但泛以朝臣之心而言之耳若臣者其心雖不敢自謂之躁競而論其迹則出入躁競之場推盪躁競之波若是而又復遲疑猶豫不知所以引去則生平欲效涓埃之誠反不免爲毁尾畫墁之歸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於是雖欲貪榮戀寵不自知止亦何可得哉謹敢齋沐治疏躬詣城外罄悉衷曲仰籲於絓纊之下伏乞

天地父母俯垂諒察亟許休致獲奉朝請俾臣優游田里往來承候以全家訓以保身名則翹肖之微亦遂性於上天陶甄之澤瞻望宸極不勝顒祝之至

再乞致仕疏

伏以寶曆方躋於八旬令節重回於彌月盈庭環珮以欣以慶而臣迹滯郊坰身阻班聯只與田夫野老遥獻齊嵩之祝而已仍念臣未遂乞休之至懇復叨佐銓之新銜仰感恩顧俯愧初心徊徨踧踖不知所云令請捨循常之辭免而復申前日未罄之蘊可

乎臣於前日伏奉 聖批上諭 寶齡之已高下及
先臣之未能眷眷誨責極其諄複夫指導之仁旣垂
於下則幽窮之情亦達於上螻蟻微衷庶幾因此畢
露於 高高之天矣蓋臣休致之請其初積費商度
以爲可以酬 君恩追父志然後乃敢發焉何者當
臣父之立朝也忌嫉不作媒蘖不及有可進之勢而
無可退之端臣父於此豈得爲乞休之請哉顧其時
有所不可也若臣者才短需世知昧處俗又復濫竽
竊吹名占匪分負乘致寇理所必至臣無爭人之意
而人則欲爭乎臣臣無傷人之心而人則欲傷乎臣

徒以臣身之擠陷廣費人謀之幡捷機械之排布愈密而風俗日壞讒言之譸張愈肆而世道日非夫人臣事君苟有害於國脉雖其身家亦有所不顧臣若自惜一退不思謹避致令朝象泮渙以貽憂於　至尊則不忠之罪臣安得獨免乎臣父有知亦必重責臣之不蚤知止而以爲非人臣捨身徇國之義也況以臣父而當臣之時處臣之地則未必不先臣之齒爲臣之請矣故自其迹而觀之臣父之進臣身之退雖有今昔之不同以其心而論之臣父之進進然後可以報國臣身之退退然後可以報國要其自附於

報國則一也今臣一日不去朝籍有一日之情勢二日不去朝籍有二日之情勢咫尺都門如隔千里身未登筵月已三圓區區犬馬之情自不勝其戀軒之私若得永謝朝籍獲遂休致則臣當卽日㪚裝重入脩門時因吉月之朝庶竭瞻　天之誠其於公義私分豈不爲兩全其宜也乎惟此一念炳然如丹人情所切　天心亦爲之曲從故玆又不避煩猥冒昧申籲於　日月之明伏乞俯察由中之懇特垂體下之恩假臣奉朝賀三字銜俾得避遠駭機依近　耿光以伸願忠之心不勝顒祝懇禱臣數昨治疏到城外

封進蓋出於積誠懇祈之意也疏入喉院喉院謂以疏中有乞休之語不爲登徹曠日相持從古乞休之章雖至五六未始見格於中書者誠以進退之大惟上造化非在下所可裁制也今玆喉院之爲之者何其與臣所聞異乎臣竊爲喉院惜之也

入城告歸兼陳北路事宜疏

伏以高穹默佑 陟降垂隲縟儀載擧於繁祉 聖候遄復於天和歡忭之忱朝野惟均仍念臣以材則樗散也以力則駑駘也以其去來則江湖之一鳧鴈也乃 聖心未忍捨棄先之以霜雪次之以雨露籌

司儀曹之除申飭入城之命聯翩相續聞者亦榮噫臣雖至愚亦知含恩畏義乃人臣之常分逢時贊猷又人臣之至願何苦而因無謂之人言甘自疎於聖明之世哉此其志有不得已者存焉臣每讀前史見其被人媒孽者不知所以引去徒以常情厚望於人辨明不止至於爭詰以隳壞朝象者有之臣於此未嘗不掩卷長歎以爲媒孽之人固無足道而其欲免媒孽者謂之國耳忘私則亦未也向臣所值適不幸類此故誠不欲以所慨恨於前代者自貽後人之慨恨衷情激昂不能自已連章苦懇仰瀆 崇聽盖

不啻其丁寧申複矣夫言而無實雖於敵以下尚有所不敢臣若以纔經邊補謂已彌縫而乃敢揚揚于于復爲進取之計則人必指點議後以爲夫夫也內無是心外爲大言上以欺 君下以欺世云爾則臣雖百喙將何辭以自解也哉此臣所以戀 主微忱雖不忘於一飯守分初心亦不渝於至今有時追思自傷其去就無當俯仰不得而區處之恩不能不有望於陶甄之澤也今玆入城爲便承候何幸翌瘳有慶廷班旣撤乃敢留章徑歸顒俟嚴命擅便之罪尤無所逃伏乞亟遞臣職仍治臣罪以靖私義以存國

綱千萬幸甚抑臣之為此者蓋不欲隨人傾軋以負聖恩而已若其報效一念炳然如丹豈敢以其身之不行而有所二致哉臣於向者北路往來見有兩件事不可不釐正抱此耿耿欲一陳聞而縣道疏有禁無由導此衷曲今因控籲遂敢尾附以冀 聖明之裁察焉蓋臣待罪甲山時聞白頭山祭閣在于境內躬往相視則經始之初道臣先設壇壝又建閣宇凡其布置暗合禮意旋因禮曹關移一依鼻白之文而撤已成之壇起新刱之閣且道臣始得白頭相望之地稱名綠磐峙者以其斗截高峻而捨之復得望山

坪喜其平夷遂定爲今所建祭閣之基云臣以爲是
二者皆當以道臣之初見爲正也何者宋儒張栻不
云乎山川之祭必爲壇壝所以致禱祀之實乎隱微
之際後世人其神而宇其地則其失也久矣夫山川
之祭壇壝爲正徒閣非禮先儒所論辨若是明白則
可知鼻白之制必因當時草刱姑爲一時權宜之法
而初非爲例於後今當儀文更新惟宜更求損益務
合於古豈容屈其當然之制反從權宜之法乎至於
望山坪介雲寵惠山二十里之間一望荒野未有人
居孤建祭閣貯以位版禮器有非愼重之道今雖募

民入處然井泉頗遠要非成聚長久之地而若綠礬峙則斗截高峻雖如道臣所見然據黔川之咽喉爲雲寵之前山人煙絡續相望又自綠礬橫出一峯高可尋仍與白頭對峙雖謂之天施地設爲望祭準備可也而特道臣從山脊行過不及見此耳今若即此綠礬橫出之峯而上設壇壝下建神室齋廳仍令雲寵萬戶守之則其於崇報之典愼邊之道亦庶幾乎情文咸備矣議者必以設置之後數數更改爲難然以皇明　高皇帝之聖而處圜丘祭昊天之禮初爲南北二壇數年之後因風雨不時更採古制合祀六

宗誠以得禮之正上合天心乃所以爲昭事之大而
區區改作之疏數不足恤也伏乞分付禮曹商確便
否以爲萬代不刊之章焉曾在乙亥七月間臣以試
官入侍也因大臣陳達自　上俯詢交濟便否仍命
南關交濟穀一依北關之例分儲沿海諸倉而皆扁
之以交濟倉甚大惠也臣意謂成命一下其行如春
南關之民必至今歌詠仁澤矣及臣自甲山蒙恩還
歸纔踰厚峙則民莫不曰交濟糶糴遠或三百里近
或二百里往來旣艱糜費亦多云而往往有涕隨言
下者臣卽以我　聖上察民於千里之外已有乙亥

下教爲言則民又以爲備局關文果自巡營謄布今已十有三年尚未有變通之實臣於是竊疑之及到巡營與道臣語此取考謄錄則盖因其後又有新頒節目毋得分置他倉而前命寢格不行矣夫交濟穀者昔在 肅廟朝軫念北關内奴減布收米以爲南北備荒之資樂利遺澤至今於戲不忘而式至 當宁又推廣德政以遍之于南關是有元山交濟倉設置之命維時臣父以道伯實掌經始故此事顛末臣得之頗詳盖其爲倉本欲廣設要之以久錯落碁布故臣父經始之後又有咸興之雲田倉焉又有利城

之者外倉焉如是而猶不足也續大典中以初無交濟倉之高原而註之於交濟倉者盖欲於此復設之也及至乙亥則與其曠歲經營未有實效無寧因舊寓新之爲有近功故乃有此分儲海倉之舉而南關諸海倉分置交濟穀每百里相望從其附近以爲斂散則昔之三倉今爲許多倉而南關幾萬生靈逐年往來二三百里之費無慮屢千石者一朝除之在朝廷爲增益倉舍在北民爲減省糜費不露痕迹爲惠甚廣策之善者無踰於此而今不得加築倉舍又不得變通分置不惟南關之民莫識朝家辛勤經始之

意而大哉　主言徒爲紙上之文此又臣之所慨惜也亦乞分付備局商確便否以爲北民無窮之惠焉臣無任兢惶繾綣之至

進天佑詩疏

伏以　寶曆彌高於八旬　慶節益重於前時雖以撝謙之　聖德不許舞蹈之常儀然凡在廷臣工濟濟曉班各效誠禮或登文陛獲覲　耿光而臣獨跧伏郊野進身無路殆若絆縶之馬瞻顧主恩長鳴於草樹之間徊徨不自已則竊自念成周盛際鄉士庶尹凡有懽忻之情必發于詠歌既發于詠歌又必自

達于其上且如三百篇之天保假樂固爲定樂時擬作而至若風之淇奧雅之卷阿頌之泮水皆其臣下之所自作降及唐宋如韓愈歐陽脩諸人亦往往模擬其體以導達情志而下不以頌美爲容悅上不以論述爲僭率者葢曰詩所以被樂樂所以濟禮之謹嚴也使古今無此義則已果有之則若臣之當盛會滯野外者以是導達衷悃用代其身之趨覲亦其情宜然也故敢述雅詩一篇名曰天佑進伏城外隨疏以上非敢曰賁飾昭代之觀美葢所以自寓其誠禮而已臣無任瞻望祈祝之至

維天佑德維德得壽赫赫彼日穆穆其斗展也剛
健式是悠久設而不御有杖在右
維天佑德維德得祿皇哉匹休覃及一國于于遠
道半其垂白古聞壽域今見壽域
維天佑德維德得名造我髦士迄于老成尚憶乃
祖鬢髮其蒼允矣作人壽考周王
之德之原　孝思无垠舜以五十　后今八旬天
監在下保佑申申申申伊何眉壽千春
維南有極照我東方載臨彤庭載揚之光郁郁煌
煌昭厥禎祥禎祥伊何萬壽无疆

天佑五章章八句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待罪幾藩雖尋常簿書之間每患鈍滯賓吏旁觀有時竊笑卽其平日所蓄積可考也乃不自意忽有兩館大提學之命夫簿書之不能而詞命之曰能雖借說於予責人必不以爲信不知文苑之薦臣者何見也 聖朝之授臣者何取也況伏聞是職之薦授以 璿譜跋文之撰進也跋文之撰進又以 肇慶廟典禮之紀實也其事則重大其文則謹嚴必求當世之鴻匠瓊琚玉珮極其模畫然後可以賁飾

曠古之儀揄揚無前之休而今乃以如臣謏聞荒識者代爲之斲以自取汗顏之羞臣何足道有辱職名縮伏多日顒俟物議司直之地駁正無聞玆不得不據實自劾而至若振文風公選舉迪士趣凡所以關維三館者臣旣不以是職自居故未敢夸辭琢文鋪張緣飾重自犯於循俗例讓之嫌伏乞 聖明察名器之不輕念詞命之至重拔臣薦剡之中改授堪勝之人俾國事幸甚私分幸甚言出肝膈毫無虛假惟戰兢隕越以冀 聖心之垂憐焉

再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昨者陳章不敢以見職自居故只舉跋文之
不敢冒當仰請改授他人及奉　聖批辭旨溫諄至
以得人爲教臣於是慙赧忸蹙不覺惶汗之遍體也
臣無知識亦嘗聞前輩之言矣三館爲職握詞章之
權衡爲多士之宗匠凡一代之文風士趨以之升降
故唐以陸贄任文柄而文教菀興宋以歐陽脩掌文
事而文體丕變式至我朝尤重斯選三百餘年之間
薦入文苑者僅百人而止耳亦皆當時之詞宗故我
朝文化之彬彬與唐宋相上下者以其文衡之得人
也若臣者材旣魯下性又鈍滯雖因科舉之業粗習

功令之文而術無源委技遂荒嬉塵埃筆研舊業都忘昔人所云童習白紛即臣之謂矣今適不幸而謬入薦剡誤蒙　天點若復怵迫嚴命黽緣一出晏然自行以文衡之事則清朝之文風士趨必將緣臣而壞了臣雖無狀豈忍以一身之榮寵有累我　聖上知人之明也哉申控危懇實出衷赤伏乞　聖明俯加諒察亟許鐫免仍命刋拔薦望以重官方以安愚分千萬幸甚

辭職仍乞免編纂明史疏

伏以臣留章徑歸罪大擅便乃蒙　聖度涵容批旨

溫諄諭人言之匪意飭編輯之毋替臣於是以罪為
榮感極而涕第臣前章急於自辨未及悉暴其處義
今荷 上天之指導庸敢以情悃自阻於 崇聽哉
蓋臣前日之遲徊迹雖微婉心有執守而今者之人
言外假舊說內售新彈惟必於此快解職名不少苟
且然後始終有據彼此一時臣可以無愧人可以無
言伏惟 聖上君師於臣隨其處義曲加陶鎔實為
上天隨物賦與之一端此臣所以嗚呼而不知止也
至於編輯臣非其人當初承命豈不知自引而前席
陳白既拘格例章牘辭免亦近層越因循遷就以至

于今則毋寧姑試一二知其終不可強然後據實祈免義分當然故臣果先試若干編則補東缺西掛一漏萬凡其區區綴輯無異衲被之絺繡裳藉令僥倖成書後有具眼者必當笑朝廷之無人况以臣之弊精短規夙宵勘研僅了却十數行所謂頭白可期者不幸近之顧今三長之才何患無人而乃以臣苟充獨任徒淹延其時月哉此又臣所以控籲而不憚煩也言出肝膈毫無緣飾伏乞 聖慈俯垂鑑諒刋臣文衡之任勿復檢擬移臣編摩之役改授他人俾臣得免包羞汗顔之譏千萬幸甚

辭弘文館提學疏

伏以臣昨在對班伏聞　聖教若曰曾經文衡者不可行公於提學而及歸私次忽伏奉弘文提學除旨臣驚疑懍惑誠莫知其所以也念玆事爲文苑銓家之聚訟久矣不可不一番登聞以定格例况今科試只隔一日變通之道尤不容少緩敢此略陳焉曾在肅廟朝以曾經大提學者不得兼提學申明定奪而故判書金鎭圭經文衡之後一不行公於提學故當宁初年故相臣李宜顯以弘文提學當文衡之薦剡以此引義再遞召命則大臣啓遆　殿下允從然

後故相始出行薦事伊後故相及故判書李德壽尹淳又以曾經文衡爲提學承命撰進莫重文字則與夫薦剡事體不同於是乎有一二飭教及續大典編纂時一郎聽專管吏典以最後飭教載之於吏典中自是以後銓家諸臣擧續典以藉口文苑諸臣引舊例以覆難雖前後筵席 聖教非不諄複而旣未見於絲綸又未著於式例至今尚在然疑之中且以昨日朝承明教夕有除目觀之亦可知此事取決將無所止泊也召牌之下進身無路玆據事實仰瀆宸嚴伏乞先遞臣弘文提學之任仍令銓曹永爲定式

俾文苑故事不至壞損千萬幸甚

與前大提學黃景源乞免登俊試疏

伏以歲籥載新彝典曠古三百餘年罕有之舉乃忽復覩於今而臣等生際熙運亦得與於觀國利賓之列榮莫大焉寵莫盛焉取考 光廟朝丙戌登俊試榜目則自判中樞金守溫以下皆是未薦文衡之人唯禮曹叅判徐居正雖嘗薦入文衡然考其年條資級乃是除拜文衡之前也以是推之則曾經文衡之人似必不應於斯試蓋以文衡爲職主科試則宋朝知貢舉之任也課文士則皇朝太學士之制也夫既

知貢舉矣課文士矣而今乃挾券入場行文士之事則非復朝家選任之本意也歟如臣等匪才濫授尚令靦顔則固何敢以文衡自居而第念今玆盛儀實爲國家億萬年遵行之美制於是而一或不審於式例冒昧入場以壞文苑之故事則亦非所以賁飾盛儀之道玆敢聯章仰瀆伏乞俯詢大臣博考故例亟收臣等赴試之命以定不刊之典千萬幸甚

對申晦劄誣疏

伏以臣罪在逋慢罰止譴罷日月幾何恩敘旋降繼又有備堂還差之命臣且惶且感不知所以自措也

第臣向伏見領議政申晦劄本謂臣巧飾試院之責言作爲規避之孤注張皇臚列全不相饒夫言人之所不言以自侮其身此人情之所必無者臣雖極愚決不至此或無乃大僚當初云云出於無心故未嘗以此置諸胷中遂致日久頓忘也歟審如是則其所以摸東撈西疑人於不當疑之地亦自然相因之勢臣請爲大僚略辨其本事可乎今秋庭試諸考官詣賓廳請題也大僚以臣爵秩居于前文衡李福源之右而令臣主文臣以爲爵秩無與於主文時方主硯者當爲主文也大僚牢執前見互相可否及其收券

還至于崇政殿也大僚令臣考券臣曰若以凡試官分考則可也不然而使之主文則主文自有其人決不可替當也大僚乃令臣與李福源幷爲主文臣又曰一科場兩主文三百年無此例也於是大僚疑臣有所規避遽謂臣曰豈不欲當考試乎勿考券出去可也臣固知大僚此言出於一時務勝率口而發然深嚴法殿之中諸考官左右環列臣豈敢諉之於率口而不思自處以貽苟且之譏哉仍卽退處公廳不復與於考券此皆試院諸人所共聞見者也臣於其時非不知陳章引義然臣自年來杜門病蟄跡冷朝

端雖於庶僚亦不欲上下爭辨況大僚與臣數十年同朝偶無一言較絜到今顛髮種種何必以口舌之失色辭相加以强學年少之事哉但期科試之時循默遠牌以自靖其身而已日前試牌適出於內局監煎之際則臣若不言情勢徒事遠傲必以無端見疑於 君父此臣所以略提本事以祈幸免而曾不料大僚之過費聲氣至於若此也雖然如使臣平日言行見重於大僚則豈以不誠工巧之目橫加詆訾殆若街巷之相詬也哉淸纓濁足莫非滄浪臣唯當自反自處而已玆敢據實搆章仰瀆 宸嚴之下乞命

攸司刋臣朝籍俾得屛處田野以安賤分千萬幸甚

辭奎章閣提學疏

伏以不弔于天　英宗大王龍馭上賓因山虞卒次第已過而未死賤臣限以官守旣阻抱弓之列終遠攀輴之禮悠悠穹壤此何人哉臣於館客罷歸之日伏奉傳敎下者諭以宋朝知州府兼觀文殿太學士之制而以臣兼奎章閣提學者臣聞命慙惶不知所措惟我　聖上臨御以後設施猷爲動合天人宏綱大目有倫有緒凡古之聖王所欲行而未及行者幾皆舉措之矣而其中奎章閣又酌古宜今損益通變

蔚然爲丕興文教之本原則必須妙簡典守克稱名實然後可以有光於剏立之弘規雖以宋朝制度言之知州府而兼觀文殿太學士者固多其人率皆風流儒雅爲萬夫之望者如范純仁趙鼎李綱張浚是已曷嘗有如臣等輩厠於其間哉不量空踈冒當殊遇已非私義之所敢出而貪戀榮寵玷累則哲亦豈臣分之所敢安也玆陳短章仰瀆崇嚴伏乞收還臣奎章閣提學之任以重名器以淸官方千萬幸甚

請以校書館爲奎章外閣劄

伏以奎章閣卽我 殿下初年首剏之制而億萬年

文治莫不權輿於此誠宜正其規模詳其節目以爲
永久不拔之圖而不但已也自古藏書之所必有秘
閣秘府內外相維故漢有麒麟天祿於內又有石渠
石室於外者內外相維也唐有昭文弘文於內又有
秘書秘府於外者亦內外相維也宋有崇文龍圖於
內又有秘書省於外者亦內外相維也盖以外閣爲
用內閣爲體體必統用然後事權不分庶務乃立我
國文衡之兼三館亦此意也今館與閣旣已具備可
令館自館而閣自閣以奎章堂上例兼芸閣提調奎
章郎廳例兼芸閣校理而芸閣衙門與時御附近之

公廨互換移設凡外閣之印書刊書等事皆內閣堂郎主管擧行則庶可爲辨館閣兼體用一內外之道伏惟 聖明財幸焉取進止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於今年三月伏奉 聖旨特解臣史局俾得專意於 先大王行狀夫 天地之化日月之光雖奇能辯博之士尚患摸畫之難況以臣叢雜之文辭豈敢議是任哉非不知陳章控免讓與詞學之英而未死賤臣所以酬報平日覆燾之恩者唯此一事在耳舍乎此則無可爲力也於是不揆淺陋積費精思

凡五閱月始得撰文成文然事巨筆弱分外難開
宏休偉蹟百不能述其一二伏地惶愧無任戰恐抑
臣所帶文銜一遞之願銘在心腑令於此可以得間
矣臣蒲柳之質零自秋先軀殼雖完神識已非不唯
舊所習熟者太半亡失雖如短簡尺牘亦不免倩人
故一有副急之文心忙意塞尤茫然不知措手昔宋
臣李昉自言病心悸由於典誥命臣每讀至此竊疑
其言之太過不謂臣眞踐斯境也然一身心悸固無
足道而朝家之設置館閣將欲倚馬草制以黼黻皇
猷寧容掩拙充位上累 聖朝器使之政哉況臣文

衡本有情勢區區自畫殆近十載今何敢弁髦前日
之廉隅而臣自爲賓僚常以文字奔走執役於离筵
及今　大猷時升厠迹文衡者實千古人臣所欲得
而未得此臣所以勉承明命以自飾其遭逢之盛撰
進行狀以自效其圖酬之願然後永辭匪據復還本
分內全咫尺之守外免僨誤之罪唯此一念炳然如
丹故與人酬酢常以撰進行狀爲文衡瓜熟之期今
臣之瓜已熟矣玆敢罄悉衷曲嗚呼於　仁覆之天
伏乞察臣力之不能勝任諒臣情之非出飾讓將臣
所帶文衡之任劃卽鐫免俾私分獲安職事無闕千

萬懇禱

辭守禦使疏

伏以臣於頃者以受符入侍也　天語鄭重諭之以收拾敗局自顧迂拙無望承當而恩命不可孤退考本廳事例與儲蓄則內營之所管轄有二郎戶房所也管餉所也然戶房所之四萬五千餘兩初非稅入乃是前後守禦使交遞時所別備者而或因債貸之未捧或因軍官廳文書廳之買賣盡數消融只餘前前守禦使之所別備一萬兩然亦必消融於數年之內則是本廳無戶房矣管餉所之十萬七千餘兩亦

非稅入乃是戶曹惠廳貸用本廳米以錢還報者而
自本廳逐年貿米以送南漢俾足元數然或因貿米
未收或因給債未捧而多遺在民間目下留庫只是
三十兩零則是本廳無管餉矣盖無源之水蓄積雖
富日久乾涸乃勢之必至者也唯屯稅錢四千兩零
米二千一百六十石零屯雜穀五百九十石以其每
年稅入也而依舊尚在僅可粉飾於支費然標額之
多寡前後逈異豐歉之歲入盈縮無常且有經用外
不虞之需亦必取資於稅入故凡諸支費每患引用
若當舊捧已盡新捧未到之時不得不稱貸義僧錢

爲之彌縫而及其義僧錢之輸送也又復東貸西乞艱辛拮据譬如貧窶之家出債償債不數年而所負伍倍於所償則是本廳無杼軸矣若夫南漢外營此內營其弊抑又甚焉曾在 先朝爲將士支放之不足也劃給餉穀五千石糴糶取耗以補不足比年以來因歲歉停捧所謂五千石折而又折今只餘八百石零於是私貸山城別庫米沾漑其耗得以支放然別庫米若縮且將何以爲計乎又如營庫錢萬餘兩之債貸城內各廳者固出於優恤將士之美意然錢入民手年久則弊滋咸興之無依錢海西之償債庫

其已事可監而至若保恤庫四千兩之債留其本錢
取其利殖以二百兩歲送留營爲軍校衣資之費以
四百兩歲送城機庫爲城廨修補之費然以城中若
干民戶歲收近二萬兩債息其勢自成强弩之末未
能一一準捧故城堞之頹圮公廨之傾側卒以財力
之不敷大不堅緻今未免爲不完之城議者或以爲
罷城機合留營可省冗費庶補修葺然此亦不得已
之論而姑舉大綱亦見其朝夕難支之形則是本廳
有外營之名而無外營之實矣大抵本廳百有餘年
之間存罷無常 肅宗癸亥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

建白筵席請罷守禦使以廣州府尹陞爲留守其後庚午年間權大運睦來善等陳達復舊式至 先朝又作罷旋復方其自移鎭還鎭之時權宜立制苟爲目前之計凡百經用未能量出爲入存羸餘備不虞夫軍營之制雖爲千萬年不拔之計猶懼其不支數百年況於目前之計乎是以十數年之後百弊蝟毛令至於莫可收拾之境當此之時誠宜別揀才智大加更張然後方可使旌旗變彩爲經遠要久之圖而乃以臣之朽鈍無能者充位備數臣誠不知其何說也臣於國事旣以赴湯蹈火自期則苟有可以釐改

者庸敢有一毫規免之意而受任旬月蚤夜思度以臣力量萬無收拾之望古語曰己雖無能若讓與有能者而成功則其功猶己功也臣雖無似亦奉教於君子矣且臣自昨秋忽得右臂不仁之症三冬鍼灸尚未見效以此病狀尤無從事鞲袴之路玆敢據實控籲於 天地父母之下伏乞亟遞臣守禦使之任回授幹事之人俾戎政無闕私分粗安千萬幸甚

因大司諫林得浩疏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於文衡以情勢則鐵壁之不可進步矣以朽鈍則禿筆之不可備用矣寧有一半分復厠之望而

頃以　先朝誌狀之遷就特教截嚴責之以臣分諭
之以所重臣於此戰恐隕越不暇他顧遂敢黽勉祗
肅以誌狀校印爲瓜熟之期即其職名之不一陳章
課製之不一遠牌者誠以爲去就之大閑旣定則細
目出入不在論也然中心慙怍如硬在喉乃者大司
諫林得浩之疏實爲臣他山之石矣夫以官師相規
爲名則無論其言之當否臣固受以爲過伏況　聖
上臨以大明洞辨主管之異界昭示論責之殊科雖
使臣自爲之謀何以加此天地於臣父母於臣即是
章奏間例語而喩臣今日益覺親切伏地感結有淚

無從雖然疏末薦說之兩臣乃蒙譴罷滿紙臚列之
主文獨免憲章臣情愈蹙若不自容顧今凡例跋文
業已撰進誌狀印役亦且垂成雖微人言唯當決遞
之不暇而諫疏聲罪又復如此藉令臣不知人間有
羞恥事豈有一刻羈縻之理哉玆陳短章唯 上天
終始生成之恩是祈是祝伏乞 聖明俯賜矜諒亟
命重勘臣罪仍拔臣名於文衡之望以重臺論以靖
私義千萬幸甚

乞致仕疏

伏以日吉辰良嘉禮順成螽斯麟趾之慶臣與臣父

野老北望顒祝仍念臣天地間一窮命也橫罹難容之罪積抱難洗之累彌天之密網廣張燎原之焦火方急血泣窮山與鬼爲隣只恨其不早溘死終使一身之餘殃自底闔門之湛滅將無以歸見先臣於地下乃自月正朝祭以後綠綸處分磊落相望春陽一回枯荄再蘇幾覆之門戶復完將滅之視息復全求諸往牒如臣所被洪造實所罕見行路聞之亦且感涕況爲臣等父子兄弟者乎隕首結草猶未足以酬聖恩之萬一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嗚呼臣之謂也臣今驚魂稍定所罹黴言宜卽具由陳暴而前後

批旨向來筵教洞晰昭雪備極諄摯以及指使綢繆之秘跡亦莫逃於 淵鑑之下雖使臣焦唇弊舌自爲之辨明何以加此臣於是不敢復事張皇以犯瀆撓之罪而抑臣之所自傷痛者則有之臣於西藩歸路自念一門之盛滿必欲造朝乞身以存持盈之戒及夫納符入侍之日仰瞻 天顔重聆 玉音區區犬馬之誠復不能自已竊以爲身處散銜以遂斂退之願時覲 耿光以展繾綣之衷則義分情私不害爲兩得其宜也低徊盤桓復厠朝端遽陷此罔測之境靜言循省皆臣自取夫懲前所以毖後追來所以

諫往臣若於此不卽決退俯仰遷就人忌之外鬼猜交集則伊時　聖明雖欲曲加全保如今日之爲亦恐無以爲之地矣不然臣之一身非臣之一身卽殿下之賜也豈敢爲便訣明時之計哉誠欲因此得保身家以全　天地生成之仁也玆敢進伏郊坰罄悉悲苦之情伏乞　聖明哀之憐之特許臣三字銜俾前後全保之恩有始有終千萬泣禱

啓

大司憲時榻前啓

今日是淸齋之日也不得陳啓敢以所懷仰達而凡

事莫不有本且臣以都憲初登筵席請以三本之說陳之焉

人臣之進說於君者上有千匀之重下有萬仞之坑雖賞之以金進之以爵氣短者懾心麤者錯況一言不可輒加斥外豈優容來諫之道哉自夫黨目之出言事者未必中乎事理之宜論人者動或由於排軋之習 殿下臨之以明御之以正方今廷臣賴 殿下仁聖全保其軀者多矣然事有所偏弊隨以生今雖有忠言嘉謨眞可以補時政之得失者猶恐犯於挾雜之科囁嚅前却不敢盡言顧今 聖學高明彌

綸有道春舒秋斂各當其則固非區區言論承佐下
風者而抑　殿下此時之舉措卽我國萬世之法程
臣恐作法於涼其弊不止於熱後雖有關係國家安
危者亦無敢爲　宗社竭論之興言及此實爲凜然
宜自今臺閣論事者言雖狂妄勿復加罪昭示法式
以爲來諫之本何如

輔翼之具雖在宮僚之妙選而廣延草野左右居處
尤爲輔翼之先務故殷高宗之學不得於當時諸臣
而有得於甘盤漢光武之識不得於當時諸臣而有
得於許盧江嚴子陵何則草野之士試之以事務則

未必皆如其言論畀之以職任則未必皆中乎肯綮然一生窮經平居析理幽閒之中常有自得之見故其開人心志示人道理沛然若決江河有非拘儒俗士所可冀及都料匠不能治床足而能指揮羣工以成萬間大厦爲其才不同於大小也伏聞 王世孫天資高明睿學夙就臨筵發難動出人意數年之後有非科目之士章句之儒所可得以應對云當此之時若得草野績學之人漸磨朝夕開發知見則其所以啓太平之業緜國家之祚豈云少補而目今山林之士亦豈無人哉夫連抱之材必以授良匠萬金之

壁不以付拙工此古人論輔翼之語而喩之於今益
覺親切宜自今廣加延訪修其誠禮招來山林之士
置諸胄筵以爲輔導之本何如
綱紀之立庶政之理名器之重只在於得人焉耳舜
擧於天下得禹皐陶而不仁者遠矣齊王封卽墨大
夫烹阿大夫而齊國大振歷觀前史言人君治化之
汙隆必論人材之用舍賢愚之黜陟而未嘗及於其
他臣以是知用人爲人君勵世之要也目今 聖上
至誠圖治側席求賢而中朝之歎屢及躁競六七年
間前後如一以爲躁競未甚則以 殿下之大明如

日中天豈有未盡照察之理哉以爲矯革無術則移風易俗治化所先又豈有不可轉環之理哉夫希世苟合之人逶迤勢利之間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巧其經營盛其交遊誹謗勝己擠排同列一資半級猶恐後人此古今躁競者之通患也如此之人一或厠於朝著而人主優容假借往往得遂其欲則世之操志未端立脚不固者轉相放效以爲當然日漸月漬遂成弊俗是其爲害豈止於不仁不闕而已哉然欲革此弊不在多言只擧直錯枉四字用之有餘宜自今躁競之類彰其情態顯加斥黜恬靜之類

明其本實亟加奬勵以爲用人之本何如

賓廳啓

臣等兩日之間冒瀆五啓遠述天理之當然近採人情之所同上論　聖孝繼述之義下及　文孫引翼之道語至乎斯庶幾盡之而乃　聖心之固拒則一節深於一節臣等相顧愕眙不知所以爲計豈悃誠淺薄未足以孚格歟抑辭語拙訥不可以感回歟不然以我　聖上察邇之德集衆之量其於遵　先烈貽後昆質前聖而無疑詢國人而皆願者若是靳持若是過謙何也及伏讀昨夕批旨有曰於緊關處誦

前意而張皇一不以對然後始敢反復溯求乎四啓之批則盖其辭教渾涵旨意淵深如造化流行不露形迹有非淺見小腹所可測度而獨其揄揚繼述不在於一宴云者始終申複三致意焉或無乃 聖意緊關寔惟在於此歟諺曰日月雖高圭臬爲度臣等膚淺之見於此亦有可以仰復明命者矣夫揄揚繼述雖不在於一宴而亦有以一宴爲揄揚繼述者周詩三百小大二雅無非讌飲之樂歌或以頌禱或以規祝用之閨門用之邦國以通上下之情以導懽忭之志文武作之於前成康述之於後周家八百年之

間亦未有捨讌樂而爲揄揚繼述則臣等竊以爲鋪張國初之鴻休修明　烈祖之制作莫有大於當是年擧是儀按是禮和是樂而卽漢家疎略之制度一試豐沛遂不行於四百年間者又不足論也惟我殿下則有大焉得　太祖所得之壽擧　太祖所擧之禮　文孫傍侍進而壽吾　君則可以伸　文孫之孝矣百僚師法退而壽其親則可以廣百僚之孝矣萬民瞻聆歸而壽其老則可以興萬民之孝矣傳所謂不出家成敎於國者職此之道而揄揚繼述固不外乎此也伏况我　太祖在天之靈必以今日盛

禮繼國初之鴻烈而爲悅豫也我　聖母在天之靈
亦必以　文孫孝思回　聖志之固拒而爲嘉尚也
以　殿下聽無聲視無形之孝豈容遲疑於　太祖
之所悅豫　聖母之所嘉尚哉倘　殿下念及於此
則夫揄揚繼述之道亦不待他求矣至若前批戒懍
之教臣等復有餘意可以申複者蓋天卽理而已理
之所在天且不違此非臣等之言古之聖人蓋嘗云
爾也臣等未敢知奉　八耋之君王舉獻壽之常禮
是於禮當然乎不然乎果不然也則臣等誠有罪矣
如其當然也則臣等所請雖謂之合於理當於天亦

可也合於理當於天而天以是示警臣等未之聞也
方今賓啓鎭日庶司廢務而臣等旣始之請則不得
請不止言念國事實爲悶迫玆敢聲悉衷曲以冀一
兪伏乞 聖明之少垂察焉

庭請啓

情之所同下不避其瀆撓之懼理之當然上或屈其
固守之志此今日盈庭之籲所以發而冀兪音之一
降也顧今臣等之所請考之於禮必可擧叅之於時
必可行揆之於義必可從臣等請冒死而歷言之夫
獻壽之禮有國所重故肆筵設席或歌或咢者行葦

所以介維祺也籩豆靜嘉攝爾威儀者旣醉所以慶
萬年也獻有其數樂有其節垂諸簡策㝡之可行若
使當眉壽之慶闕稱觴之儀則閭巷匹庶之事其親
猶以爲恥况以一國臣子而奉八耋之君也乎今
我 殿下履君師之位臨億兆之上福膺川至壽齊
華嵩 文孫之欲獻壽於 殿下如此其切羣工之
欲獻壽於 殿下如彼其懇而問其儀則 列朝之
所屢行也問其例則國典之所該載也臣等不敢知
殿下何難於是禮而自春至今一向靳持使一國羣
情徒鬱抑而不之伸乎雖謂之事得其宜不過乎則

臣等未敢信焉故曰考之於禮必可擧也昔周盛時設爲讌飮盖欲使後王於其尊俎周旋之間追文武之行是禮而思有以匹其美焉鍾鼓鏗鏘之際想文武之奏是樂而思有以媲其盛焉禮樂之有關於繼述也蓋如是矣惟我殿下大德所符寶齡彌高以羣下愛日之誠凡於飾慶之節夫豈有虛徐之理而特以聖心過於謙約羣下過於將順一年二年因循遷就從前歲月臣等所以仰體殿下之苦心亦已多矣則由今以往殿下亦宜少屈撝謙之志曲循顒祝之願以盡其上下交孚之道況今還都之

舊甲重回稱觴之盛蹟既著以　殿下繼述之德必不待羣下强聒之請膳夫戒羞司樂宿懸行　聖祖所行之禮奏　聖祖所奏之音揚休美於肇朔聳瞻聆於匝域而不但已也豈容徒守過中之固志蹉過難逢之嘉會乎故曰叅之於時必可行也聖人之德莫美於集衆帝王之治莫先於舍己方今　文孫五章力請而　殿下不許卿宰三日賓啓而　殿下不許今又舉一庭之臣相率齊籲於大庭之中矣雖事之至難從者以　殿下體羣臣之德尚可以俯循而曲從況茲所請前有詩禮之可述後有典憲之可徵

可以揄揚 先烈可以和洽羣工而 天聽愈邈兪
音尚靳衆情之抑鬱當如何哉臣等雖甚愚迷亦知
聖孝無窮隨處感慕不欲受此宴禮然 殿下獨不
思頃年勉循之時乎當時勉循實順 慈旨則以
殿下之達孝其所屈意仰體又豈有今昔之異乎夫
孝莫大於如事生如事存莫切於聽無聲視無形莫
盛於繼其志述其事受之則爲養志不受則爲疏節
故曰揆之於義必可從也臣等以同然之情明必然
之理敢將擧國之願冒進合辭之請伏乞勉回謙冲
亟降明兪以副大小臣民之望焉

保晚齋集卷第五終

保晩齋集卷第六目

書

保晩齋集卷第六

達城徐命膺君受著

書

答李汝愼徽中書

江干水落漁歌互答支頤據梧想夢魂亦淸弭櫝伏承玩繹朱子書日有課程甚盛甚盛朱張二先生同異之論此是大本大源之極功豈愚昧所可輕易立說然盛意不可孤輒敢獻疑而請益焉夫心一也而有未發之心已發之心者以動靜之地界言也中一也而有在中之中在外之中者以動靜之體段言也

有此地界然後方有此體段若無地界則便與體段而無之矣今南軒方論已發之地界遽謂未發之體段尚存乎中蓋未論義理之如何而其於語序亦覺矛盾竊意南軒高明之見必不如此豈是時中和之說猶未爲定論而直以中字作性字以爲此心之理不以已發而在外云爾耶夫所謂未發者此心之無思慮時而已發者此心之有思慮時只此一心以思慮之有無爲已發未發而非於已發之外別有未發之心未發之外又別有已發之心也方其未有思慮之前此心全體湛然純一無有分別無有條理正五

行之一陰陽陰陽之一太極而周子所謂利貞誠之
復程子所謂坤靜而翕聚此時豈有東西偏倚之可
言乎故曰中中者乃此時此心之體段模樣也及其
既有思慮之後昔之湛然者今而有分別昔之純一
者今而有條理審乎幾而好惡必誠察乎情而喜怒
哀樂不偏以至於出萬事行萬化則正太極之生兩
儀兩儀之生四象四象之成萬物而周子所謂元亨
誠之通程子所謂乾動而直遂當此之時事事物物
莫不各得其恰好底道理無有乖戾故子思謂之和
而程子以爲只此恰好底道理乃是天理民彝之中

故又謂之中中者亦此時此心之體段模樣也由此觀之已發之後何嘗別有未發之中自爲一物寄在一隅而隨寓於已發之中耶心譬則水也已發未發譬則水之或止或流也在中之中乃是止水之洞澈不波而在外之中又流水之或東或西莫不就下也以水之洞澈不波謂其止時之體段如此則可也而直以此爲水之理則不可也以水之或東或西莫不就下謂其流時之體段如此則亦可也而若又以爲此時洞澈不波之體段尚存乎中則恐亦非名言之善也以是察乎朱張之說其同異得失之間蓋不難

知而且以朱子諸說參考中庸之旨則其義尤明矣來諭謂朱說欠體用相對張說欠互爲體用語意模糊不知所指之何在而愚以爲張說之病朱子旣正之後人但當於朱子之論下心細意以求焉其他可不辨而明不必架疊以求多於前人也如何如何不宣

答再從侄一之 志修 書

改歲貽阻政勞翹想耑牘承履新納慶已深慰賀況縱橫盈幅指切疑難即近來薦紳固無論已雖士友間亦未之多見今忽得之於台其何幸如之所論鄙

說瑕類俱甚的當至於不能對三字不可令太學生
無色云者尤出禮讓之意三復欽歎有警於昏怠多
矣疑義兩條錄在左方如有未當更示之

至圓之物其中必虛則木實彈丸何嘗中虛乎

非曰至圓之物其中必虛也凡至圓而中虛者其中
必靈異人之五臟雖各有專氣然一臟之生各有闔
闢變合則闔爲陰闢爲陽變合爲五行而五行之理
卽性也是則肝肺脾腎亦何嘗不具五性耶惟是肝
之形似葉肺之形似肩腎之形似豆其質旣偏其中
不虛故其頑然無所知覺與木石無異惟心也外圓

中虛一惟天體之象故氣機動靜於其間能發揮五性運用七情無微不透無遠不至與夫風雨雷霆霜雪四時之神怪幾乎同功誠以造化之理大小無二致也若木實彈丸則其中不虛故其氣不靈有人穿鑿木實彈丸使之中空而盛以水則必有潮汐是何也以其中必有氣動靜流行故也

北極出地每二百五十里差一度之說大可疑洛邑天下之中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而我國京城相距幾許而只差二度耶三甲距京畿二千里則何止爲四十度耶窮髮之北當過百度而瓊雷之地

不滿十度耶三百輒差則三萬里之外不復有北極耶只以我國爲言者無乃爲所見之小耶此一段恐尤宜存而不論也

北極差之說秦漢以後至于元明諸儒之所未道者今未可以口舌爭也然其如天之示象昭昭然不可掩何哉暇日蚤枉一番辨難非台之所疑者我有以補之則我之所疑者台必有以開之也今略以來諭所云云言之則晝夜長短以南北而差其極長之地東西一帶皆極長極短之地東西一帶皆極短我國三甲與中國遼瀋幷列則北極出地當與遼瀋同而

晝夜長短亦當與遼瀋同也我國京畿與中國山西

幷列則北極出地當與山西同而晝夜長短亦當與

山西同也我國三南與中國江浙幷列則北極出地

當與江浙同而晝夜長短亦當與江浙同也不特遼

瀋山西江浙而已以至極西之地如西域崑崙貴州

等地無不皆然此非人力之所安排其日景因北極

之高下有分寸之加減非天之示象者不可掩乎周

禮土圭之法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言

洛陽夏至之日景爲一尺五寸也又曰日北則景長

多寒日南則景短多暑者言此日景以北每二百五

十里日景差長以至於無窮之景而其地極寒此日景以南每二百五十里日景差短以至於日中無景而其地極暑凡此文勢句語明的分曉無有難知而以新法之未出窮經之士不能深明此義雖如鄭康成之邃學其所依俙說去者亦但曰日景千里差一寸也今若折木爲表不計長短先測京城之日景然後自京城遡于北而測之以至於三甲之地自京城沿于南而測之以至於康海之地又以所測之表木度其景之長短則當知此言之不誣矣其他距京二千里之云有迂徑之異窮髮過百度之云有地圓之

說非寸管可悉當俟面論爾

答一之書

日昨示喩抽簡欲復牌召臨而止焉以告來价果致意否曾聞台謫居海島中日誦周易百遍以爲此憂患之書故其自得常在憂患中今觀垂問何其多自得也易有卦象之易有造化之易造化之易如有聲之畫卦象之易如無聲之畫以無聲之畫求有聲之畫以卦象之易求造化之易則殆庶幾乎何謂卦象之易易中取象不外乎反對之卦今以之卦例之坤之第三爻變則之卦爲謙故其象含章無成含章無

成非謙之意乎坤之第六爻變則之卦爲剝故其象陰陽相戰陰陽相戰非剝之意乎又以反對例之震爲龍爲玄黃而坤上六稱龍稱玄黃非上六反之爲震乎乾六爻皆稱龍極純無雜坤上六一爻稱龍者以坤但承乾之事非乾坤相爲對卦乎甚矣易之廣大悉備也何謂造化之易六陰六陽往來升降上不踰天中下不越地中猶人之氣日夜升降於臍下六寸邵子所謂一身還有一乾坤是也所謂子至寅地中升于地上卯至巳地上升于天中午至申天中降于地上酉至亥地上降于地中是也方五陰之窮于

上安知天中不有消剝之陽乎以剝卦上九一陽及
陰陽相薄爲霜雪下墜而知之也方六陰之極于下
安知地底不有潛蟄之陽乎以黃鍾必以九寸爲度
及龍蛇深藏冰凍之底而知之也大抵天地變化其
理無窮小大精粗非有二致人必高朗其眼目細密
其心胷超然獨詣於書言意象之表則易其不遠在
人之面前矣乎台以位高年邁而能留心於此亦希
矣哉故忘其孤陋不覺傾倒而其僭妄則甚矣幸恕
之不宣

答一之書

前書陰陽之說庶幾詳盡而今承來諭誠有不盡人言之歎矣夫陰陽非別物也氣之動爲陽靜爲陰以至闔闢屈伸呼吸盈虛皆是也大有大之闔闢屈伸消息盈虛小有小之闔闢屈伸消息盈虛且如河圖天一生水則陽之動也地六成之則陰之靜也然自天一至地六之間又有地二火天三木地四金天五土何哉前是動靜之大後是動靜之小錯綜交運互藏其宅故以水之一行也而色有青黃赤白黑之別味有酸醎甘苦辛之異爲其所稟於動靜之際者含具互根而然也先儒云冬屬水是知隆冬祁寒翕寂

專一無非此水氣而水氣之備陰陽五行又如此則彼虛空之中紛綸雜糅悠揚上下各有機緘自爲之闔闢屈伸消息盈虛者夫豈有外於一二三四五六之天地也哉天卽陽地卽陰氣無流行定體形無內外精粗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未有截然獨陽獨陰之理觀於純坤雖若無陽然一三五之位獨非陽乎觀於純乾雖若無陰然二四六之位獨非陰乎愚見天地氣序無往非此道也不宣

答南德哉有容書

雨新晴庭宇無人客貴价忽致鄙稿一帙兼枉手敎

引之以所已能勉之以所未能瓣香一讀已覺塵意消散也命膺自少有志於古人事業常恨六經之後辭章或遺乎義理義理罕兼乎辭章而至若辭章義理又未必包乎彌綸其初欲盡窮天下事物得其眞詮以爲辭章之實然後文之以鍾鼎罍彝志旣闊遠業未成就則杜門獨居絶徵逐謝慶弔盖亦有年矣雖當世先達大人之門雉羔之贄亦未嘗一至焉夫百工之善其藝也尚且求益於人以資其不逮況君子之所以爲業又非百工之比豈其志安於小成而然乎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

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蓋有此敏事愼言之
能然後可以就正於有道不然執不雕之頑木而求
評其精粗工拙將無所施其評也令命膺之於業雖
不敢自謂有得然其從事於此日月已久髮之黑者
白齒之堅者動而先達大人建旗登壇者零落殆盡
獨執事巋然在耳於是而不就正焉則是終其身無
就正之日也故敢忘醜陋擧全稿奉質而不自恥焉
前書奬詡雖不敢當亦可得引進之微旨而今又眷
眷然寵嘉之期望之必欲至於古人而後已愧汗之
餘亦不敢不勉也至若不爲流俗所沮之敎殆執事

有意而發乎旣以古人爲期庸敢以令人自沮然鍾呂之音不可售於噍哇之里球貝之珍不可衒於陶瓦之市衆人笑之勇夫縮焉亦其理宜然令而後惟當以執事之導之者爲凖而已日前奉求臚語雖有或詩或序之云乃所願則欲得一大篇序文以侈行槖伏乞勿鄙而終始其賜也不備

答蔡希範書

辱牋論蔡君得沂詠而事蹟示以雩潭集君臣言志錄寧陵御墨三冊欲如韓退之列甄濟父子事也僕手其編味其言反復其顚末噫何其瓌且奇也方

其懷抱利器不欲自表見固辭徵辟不就至竄謫无悔則叚干木之踰墻不屈也從寧陵去國循大漠而北拘囚顛連矢死泣血則介之推之執羈紲從行也毳帳刁斗壹鬱幽憤高唱低酬留丹心照青簡則文履善之吟嘯指南之集也泥露之中草昧之際抵掌激昂密贊復雪之大計以堅決虗志則諸葛孔明之指示荆益預定割據之策也歸隱雩潭偃仰嘯傲刻大明天地日月於巖壁永矢弗諼則陶元亮之歸臥柴桑也以寧陵知遇之盛不得縶其駒挽其遐心命畫者繪所居山水以寓虗思則又嚴子陵

澤中之物色也古今人成名恒患不能兼備忠臣不全遺體逸民不遇明時志士感慨不試其材識若詠而之爲干木爲之推爲履善孔明元亮子陵殆曠世而一人世無良史則已如有之其大書特書不一書無疑也然甄濟去退之近而退之時爲史館修撰修玄宗史其書之也固宜若僕雖嘗兼修撰於春秋特空名耳今無修史之事不但旣遞而已異日登筵如有其會爲一陳奏使史官在傍而記之得因此有傳亦一事也足下於詠而雖有族祖親然誦其事不已惟懼湮沒無章夫樂道人之善者人之善亦已善也

使僕而執筆可以牽聯書之惜乎不能也

答申暄書

僕與足下未有雅分而念使事重也舉於人人之中得足下爲之書記其心公也非私也則不恤足下之所以爲義惟我之從是亦私也僕豈肯爲之哉但足下之所以爲義未見一有可者請歷舉而明者聽之昔公羊論諸侯九世之讎而馬希孟譏其太過蓋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澤尚如此况於讎乎今足下以匹夫而欲讎近二百年之讎希孟姑亡論已使公羊聞之亦必以爲太過故足下之讎讎之於足下之先

世則可未必至足下而辭之足下之於是役考其時則不當辭也丙子之亂洪忠烈殉節西垣亦猶先摠兵公之於南州也然忠烈之孫益平都尉奉使赴燕益平之孫侍郎又奉使赴燕誠以私怨有時乎屈公義無往不伸也夫義者天下之所通行而洪之於虜則惟恐其不屈於公申之於倭則惟恐其不伸於私將以申而度洪乎抑以洪而權申乎二者必有一焉足下之於是役考其例則不當辭也摠兵公之殉節寔在平賊之世而今之源氏乃盡殲平賊者於足下本無所辭而足下猶辭之何也古之君子其處辭也

闞故晉賈季戮辱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滅賈氏以報史駢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後嗣尚不當敵怨今於盡殲平氏後嗣之源氏而不忘摠兵公之怨欲勿入其地愚恐使史駢聞之未必不以爲迂且荒足下之於是役考其所處之宜則不當辭也考之於時考之於例考之於所處之宜未見一有可者足下惡乎執來喩云成人之美吾欲以義之得中而成足下之美若夫亡於義之義自以爲義者非敢爲足下望也足下其察之不宣

答黃淵甫 景源 書

淵甫老兄執事命膺率意直前重觸罪罟蒼黃登塗僮僕無人色門客之在京者治還南槎行李忽形於言以爲此大事耶不避不智也小事耶可已而不已不情也獨命膺之愚瞽凡於禍福利害惟其所遇初不論巧拙然在塗思至亦慮處事不能無過分處不謂故人遠枉指敎所以稱說之者甚摯命膺豈其人乎殆故人知之過也鍾城與羅谷厚春相對以豆滿一衣帶水分爲界至有時麇麑羣飮於江岸胡兒臂弓彈鞚往來林木間自古逐客遷人多在此地者蓋欲憂愁其志意使自悔前之爲也新到百事艱窘數

日後僦居一邨舍痛自疏溉有書籍數種在塗所携者時或遮眼以自消遣食已而寢寢興而行居之則是何必吾土每念古人事業多自艱難中得之如正叔之於涪江伯紀之於炎荒退之之於鱷海皆其然也故近頗安之不敢有匪分之望然其安之也似若非朝廷所以來之意則於是乎又不得不爲之惶恐也謫居無事與土着人語始知今所定界者非豆滿也前去百里先春嶺下一水環抱是卽豆滿而高麗尹侍中瓘定界碑在焉向來定界時任事者失於跟尋遂以今所稱豆滿者爲豆滿其實則非也疆域一

屢薪樵參採之民以犯界死者前後相望乃知爲國莅事之臣一不謹而害及無窮如此也此事在今言之無益然古者外史掌記山川風土以爲輿圖雖至微細事亦所不遺者將以爲後之考也執事雖不得爲外史旣入其薦剡且以著述爲己任故漫及之罪謫之人妄論至此雖若出位然蘇子瞻謫黃州其所坐重於命膺而猶論沂州事不置蓋事之所宜古今無二致也北來後有詩若干篇文若干篇便甚怍且無繕寫者只錄其什之一二以呈惟考其不忘所業而已不宣

答鄭大受存謙書

嚴程蒼黃雖知令在喉院亦未得握別耿然馳思步步罙深珍重辱翰已躡我後示以朝叅時說話在京得令札亦未嘗不傾慰况於遐陬窮谷有此日邊之消息耶戚從二千里長程左肘泰山右腋滄海每巨浪如屋飜空打岸聲撼山谷間飛沫潄潄濺人衣不覺懍然褫魄以爲若作乗槎之役八九朔波蕩此中必有神奪氣喪之病今以謫行易使行在戚從可謂失馬之福而來喩於此似若爲戚從不釋然者何也到謫後得一間曠屋子排置野菊雖邊風朔氣未必

信美而居之是安便卽吾土且南北同逐或詩或文與之往復多所裨益若非天涯望美之情則觧還久速亦不欲置胷中也雅量之褒未知指何事而下敎耶昔楊誠齋自作畫像贊云堯曰也有性氣舜曰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王音不用千載史筆恨此地無畫工未能摸小眞而以雅量二字對性氣一言句勘其平生也邊塞愁寂得親愛書賴以澆灌其胷懷惟望時惠德音秋清益懋珍重以慰時望不宣

答洪君平 名漢 書

風高邊門零葉侵牕枕書孤臥偶思宿昔之晤言眞

無異隔世事忽自郵亭傳致辱書副以兩幅瓊章纔發緘而已覺擲地有金石聲矣況南槎別語北謫勞歌一時幷墜於荒閒之中方憂喜之嬗變俄頃雖曰躬履其事猶不覺其遄速及見兩篇文字益知倚伏循環本如此容易古人以讀史爲有補於處世者良有以也日前答親知書有云我爲七分信使明瑞爲三分信使浮海傳命三分信使可以當之而餞席贐語七分信使可以專之故諸送行語欲一一收聚藏弆留爲後日觀但未及相報於台今玆投示若有以相感者然亦異矣哉勞歌二闋乃是目下事不可不

拚和用答盛意故依韻搆成以呈憂愁之聲多發於窮寂之中者情境之異其遇也幸有以恕之纍弟晚飯當肉用顔斶之法陋室如厦用崔子之法布被亦暖用邵老之法盖事到窮處疎迂之性亦能巧於自謀如此乃知凡人智慮之益恒存乎疢疾也不宣

與洪士順樂命書

士順足下過路下榻與之語甚從容在京時亦未能然也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喜况命膺與足下其相須也久相期也遠同朝之間亦尠倫比今於荒塞幽寂之中得足下爲隣謫居雖不幸也其與足

下同謫則幸也昔蘓子瞻謫南海惟和陶詩若干篇而已否則負瓢行乞與老婆問答以爲戲世多稱其曠達然愚以爲子瞻之所志只在於文章氣節而是時子瞻以直道忤世文字得罪故不復求進於此但恣意放浪以自遣其不平之懷誠使子瞻知君子之處困阨有其道而文章氣節特宇宙間事之一二則所得於南海者豈止是乎吾輩居朝廷膠擾之中前有職事之鞅掌後有人事之紛翫且不自知其身況於其外者乎使因循汨沒以至老白首卽其平生所樹立亦終於是而已每念一時之富貴易得千載之

事業難成未嘗不爲之太息今適以罪放黜朝夕索飯之外一無事焉而又得士順之文學處之於南夢瑞之詞華處之於北玄老之淹博處之於中可以答問而祛其蔽可以酬唱而暢其韻可以講論而益其智雖由此盡其宇宙間事亦不異矣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安知天之不以是爲吾輩之疢疾也乎到州未及脫衣得夢瑞留詩一篇撥冗和答其間再有往復故玆幷錄呈幸視至而次韻也惟千萬自重不宣

答鄭孝善 述祚 書

前日拜復之後禮當奉書以道區區而鍾與穩往來者絶少頑鈍遲延已及旬日乃老兄不加之罪又於穩城宰之行辱賜書問厚意藹然至於稱道過情擬非其倫則命膺豈其人乎殆老兄引而進之使自得齒於是也恨不同地追獄中之論道豈惟老兄有是心乎命膺之抱此歎已自踰嶺特老兄發之先耳行遣之日天色已暮蒼黃出城凡百行李一不照檢只報家兒裝送書籍數帙比至謫居見之則惟杜詩八大家而已每心閒無事或詠或讀未及終篇輒爲睡魔引去蓋二書卽平居操觚者所致力而非排遣憂

患之書也今承誨喻觀變玩占有得於亨貞悔吝之戒者甚多且欲發其疑端以叩之於聾瞽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前夕月色甚明庭下樹影參差如竹柏相交夜久不能寐遂攝衣步登受降樓仍訪鄭玄老於所舍則案上有周易一帙指示談論至夜分乃罷相與大笑以爲使吾輩未始淪落天涯則固不能有此事也今老兄之言又如此豈亦有相感者存於其間乎少日讀易竊疑其三百八十四爻居中得正則吉雖不得正而居中則亦吉蓋無論卦之大小辭之險易大抵皆貴乎中者何也後見河圖之數五居其中

而九者積五數之一三五也六者積五數之二四也是九六之所由來皆原於中故其見於用也亦惟曰中而已然其周流六虛之位又必得上下體之中方不爲悔吝之歸不然而居于初上間乎三四鮮不取咎而至羞以是知人之處世八九事皆善或不謹於一二則自足爲名節之累借使見貴於世俗亦必爲羞於君子也老兄年卲知高其於處世處憂之道固當講之熟矣而如命膺者踈迂暗劣每出入要地常恐其失脚差足今乃因事遠謫得爲優逸自在之人而又居詩文經術五達之衢則庶乎礱磨志業可以

無大過於是而爲頤初之朶頤則不及於中矣爲蠱上之高尚則又過於中矣惟有履純坎之心亨行重兌之講習爲無畔於觀象玩辭順天知命之義也因來教之開端而綴前夜之餘緒僭易及此亦見妄率之甚矣乞須覽而焚之也不宣

答鄭孝善書

世之卑經術賤文辭久矣朋知相聚竟夕亹亹未聞有語及於此者而昨枉手牘伏承憂患之中觀變玩占日有省悟且不以愚魯之識而鄙之延拜之遅而疎之至有抽關鍵辱叩問之意生平未始得於通衢

大道者今忽得之於絶域遐陬私竊喜幸略布管見乃蒙雅度不加斥外復賜以書斷斷發難意甚盛也感佩無已所喻含章云云或以象而發揮之或以時而推演之老兄之言渾圓士順之言眞實各明其一義而理已該於其中信乎講說之益若是大也大抵易莫貴乎時使含章之君子處乎乾之時則可以爲惕若處乎謙之時則可以爲勞謙夫豈有含晦章美之義哉惟其所處之時爲坤而坤即純陰之卦也當是時三居下卦之高位欲去則不可去欲行則不能行於此必能含晦章美不暴露於外然後方爲貞固

自守之道不然而或如京房之妄言則其取患也必矣然時有大有小一世之時時之大也一事之時時之小也蘧伯玉甯武子不能成衛國於其始而能隨時應變隨事善處使衛國保有其終者未必非伯玉武子之力故夫子於象辭以時發而明其非時不發之義以知光大而明其有是知然後方有是終之義也因座下與士順之所已言者而又終其緒餘如此不知是否義文畫卦之事其迹渺茫其理幽深豈愚昧所敢窺測乎然竊嘗聞之矣考之於圖則卦圖圓圖傳自希夷至于康節源流端的皆以爲伏羲所作

而二圖既明有六十四卦則是六十四卦爲伏羲所畫無疑也推之於理則後世作文者猶且自首至尾命意布置然後方能下筆以伏羲仰觀俯察原始反終之智而不要其六但止其三者豈云然哉況先天圖但具陰陽兩畫而兩自生四四自生八八自生十六十六自生三十二三十二自生六十四節節加倍雖伏羲亦不得自住如之何其但畫八卦而已乎則是六十四卦爲伏羲所畫亦無疑也然今考繫辭明言其畫八卦而不言其畫六十四卦何也試以卦圖而驗之從本至末蓋無非八卦自第一位至第三位

爲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者一也自第二位至第四位爲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者二也自第三位至第五位爲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者四也自第四位至第六位爲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者八也是雖曰六十四卦自始至終自左至右豈非八卦之錯綜也乎卽其規之爲圓圖疊之爲方圖變化不窮微妙難狀又但由八卦之錯綜故必曰畫八卦然後可以舉其要旨提其肯綮若以爲六十四云爾則汗漫汎博不見其潔淨竊意易繫中必稱畫八卦其意似出於此也雖盛意不可孤敢以所聞於

君子者誦之如此亦自愧其僭易之甚惶恐汗下也便甚怍立謝不備

答李夢瑞獻慶書

八月二十六日命膺白夢瑞足下日者與洪士順鄭玄老爲界上之會論古今文章得失一宿而歸足下之書辱至沿流溯源引古證今浩浩若江河之不窮燁燁若珍玩之錯列可以眩人目而奪人氣足下之見高矣足下之辭富矣然言而曰可非朋友切磨之義今請求疑於足下之言而復獻其愚足下以爲天生萬物惟土石草木無聲餘皆有聲夫文章豈有聲

無聲云乎哉天之文章日月星辰是已地之文章山河動植是已土石草木之文章埴盧方圓蒼赤是已方其自在固皆無聲然塼而吹之土可爲塤琢而叩之石可爲磬草之筏骫而風蕩之啁啁木之頑啞而金擊之丁丁星隕而有聲山隤而有聲是本無聲至是有聲歟抑本有之也歟人之文章生則被於一時歿則傳於萬世其人雖古其心不朽人誠不可無文章也然方其操筆寫紙何嘗有聲載在方冊亦何嘗有聲但見其昭回絢爛起伏頓挫悅於眼會於心而已惟人讀之然後始有聲焉是可以聲之有無而盡

文章之大乎則命膺之於足下之言不能必其然也足下又以爲人之聲暢而達則聽者易知訥而澁則聽者易惑夫文章不在乎難易而况爲聽之者之知與不知哉今讀書之典謨何其灝灝易也及讀五誥又何其噩噩難也水行乎平易之地則不見其波瀾一遇峭壁稜石激而爲瀧怒而爲沸噴而爲沫其狀至怪非水之性然也地之異也典謨五誥出於人人之手其不同固也如史記作之者馬遷一人而已然平易者至平易艱深者至艱深是蓋無意於平易艱深而所遇之勢不同也惟揚雄樊宗師李攀龍王世

貞徒知文章在乎艱深遂力爲艱深之語欲其近古所謂文章之賊者足下之評四人不得辭也然欲遂因此凡文章之稍涉艱深者槩指爲賊而擯之終古文章之可惜者所棄必多則命膺之於足下之言又不能必其然也若命膺之爲足下獻者則有之夫文章器也道盛乎器者也三代之時器有盛盛有器二者未嘗相離降自戰國以及西漢器雖美所盛不同則其爲道非吾所謂道其爲文空文而已靡靡至于六朝旣失其盛又失其器謂六朝無文章者以是故也韓文公崛起其後因文以悟道始欲追踵六經然

文雖醇道不能醇自是以後道醇乎道而終不能醇
乎文文醇乎文而終不能醇乎道及皇明王李之徒
起然後始乃一切離道專力爲文然其所謂文者亦
不能醇矣嗚呼六經之後其將不復見六經之文耶
何其好離而難合如此也我東操觚之士牧隱佔畢
簡易谿谷澤堂此五君子乃其大者也五君子於道
未有得而其爲文章什之中二三近古其餘非漢之
文非唐之文非宋之文而乃東人之文譬如籩豆罍
酌既不以黍稷盎齊盛之其爲器又不盡中古制是
籩豆罍酌非古之籩豆罍酌乃東國之籩豆罍酌也

夫以上下幾千百載之間英雄豪傑輩出相望而欲求道與文之合若此其甚難今以衰末之世綿弱之才求出前人之上自其不知者而觀之亦可謂不自量也已然學聖人之道者豈自必其至聖人哉于于而行勉勉而跂勇不勇在志至不至在命在志者吾可以力在命者吾可以竢命膺願與足下共之者如是故前書以詩文經術幷言意實有在今足下乃曰文章吾所工也義文之學吾未講也得無與命膺所聞異乎日者與士順玄老議論大略不外乎此聊感足下之辱問復發憤一道語涉狂僭足下其恕之不

宣

答李夢瑞書

疇昔之夜塞月最多攬衣彷徨不忍遽寐步訪鄭玄老於所舍半夜談易仍與攜登受降樓至曉而歸以爲同謫諸公分散在各地此時此景必不能同之也再昨鄭納言寄以長幅亹亹及亨貞悔吝之理今足下關山月歌又至矣豈氣類相感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歟抑望月興思乃是千古逐臣之同情而子瞻所謂太白死後三百年無此樂者其殆知有已不知有人也歟是未可度也鄭納言答書徵及九六關鍵不

可不一經足下之眼而恨旁無倩書者未之奉塵慶
與穩不過宿春之地可一爲取覧也關山月歌前夕
亦和成一篇以呈而仍思吾輩未到荒塞之前不知
何人經過此地往復酬唱洋洋渢渢如此也人生足
迹之所及如鳴鳥度空不聞遺響古之聞人志士於
此亦不能不俛仰增嘘唏之感慨周太史陳詩尚矣
亡論且如盛唐時亦有樂府歌人雖韋布謳謠稍有
名者必採之以寫於曲譜今顧無此惟敎坊之歌詞
在耳幸爲語主宰以吾兩人之關山月歌飜以俗諺
授之敎坊使時時誦習待霈澤旁流蒙恩還歸之日

相與合席倚拍一聽而行亦可使後吾輩而至者知吾輩以文詞相樂如此其斷斷也赤鳥八池立巖諸地之紀述誠有此意但未能一至其處觀其壯偉之勢峭奇之形又不詳其事蹟己與主倅約於放還之日縱覽諸勝以及西水羅狂言之出會有其時矣不知吾人所舍有可考之書否若蒙投示暇日一覽庶得其本末爲易於命意也如何如何不宣

答鄭子正 昌朝 書

辱惠書蒙示雜文五篇辭致組麗議論閎博其高者往往馳蹤古人而下者亦不爲世俗駆冗之語於此

益見足下之才之美使加以磨礱淬礪則將無所往而不可矣夫驥騏之學步不待王良造父爲之先後而其馳驟蹀躞變動往來固有非凡馬之所能及然而不免於奔星覆駕何也以其不閑於法度規矩而雋逸之氣使之也及其節之以和鑾駕之以五輅調擾於大道之中然後沛乎千里誠爲眞良馬矣今吾子之辭爲而不止行而不泥蓄厚而發益遠則必能步武藝苑卽今人亡論已然吾猶恐其奔星覆駕而願益加意於法度規矩之中吾子其勉之抑文者末也道者本也文者流也道者源也不探其本源而求

末流之善不可得矣今吾子之於末流固善矣其於本源何如哉歐陽子曰中充實則發於文者輝光古之爲文者未始不充實於中也不宣

答廟堂書

安興僉使到任之後已聞閤下酬酢之槩略竊歎廊廟訏謨深得控禦之長策而必欲竭此愚陋以佐下風及安興僉使來見挽留一日瀾漫商確終未究竟而罷葢區區經歷已多每見大更張大設施人見不一終不能行雖或行之於一時亦必旋罷於後來且如安興一島爲三南水路之咽喉爲江都西南之藩

蔽前輩之設置安興者亦豈不欲以水使處乎此哉然而不能何也水營之自高巒移設於此已近四百年營廨烽臺將校軍卒久立根基一朝毁撤欲屬之於保寧則三百年水軍給代之校卒降爲土屬必致寃聲之騰天欲移處於安興則安興城中至爲狹小本有之校卒亦患難容況又加之以水營所屬乎竊意前輩之未及此事者似或由於此也安興僉使亦以爲水營則決不可移而欲陞安興爲防禦使然防禦使徒擁空名而已何補於實效乎命膺既送安興僉使之後廣問土校詳閱地圖及其屢日沉思然後

始悟此事但以閤下之教立其綱領而於其間小小節目一斡轉之則至妙之策於是乎在矣蓋以忠淸水使一依黃海水使之例自三至八之風和六朔則出防於安興自九至二之風高六朔則入防於永保水使入防之時虞候出防水使出防之時虞候入防而水使則文之亞卿武之亞將互相間差虞候必以堂上武弁差遣如西北虞候之爲然後其水營安興之間虞候留防之元山則自兵曹擇差别將專管安眠松禁以聽號令於水使夫如是則其便有八焉凡事之難成專由於改作閤下今玆之論乃是堂堂之

陣正正之旗而見之已明講之已熟者何至今不爲取決猶且越月踰時廣詢博訪乎亦惟曰水使則不可不處於安興而獨其改設之際移營移居多費財力爲重難耳今若如黃海水使之例則因今之公廨無變令之校屬但水使或往居彼或來居此而已而閤下不過相議僚席一奏筵中取　上旨行關本營則本營可以朝得關夕舉行其便一也三南稅船常以風和之時過安興而其臭載者十之中四五則故敗四五則安興之不善護送若秩高水使以威重彈壓則安興營屬姑勿論雖他道之監色船格亦必望

風畏忌冀過安興而後舒息其便二也來敎所謂安興距江都一帆風可蹴者形便之至要閤下於是乎盡得之矣然愚意不特安興而已水營亦爲江都之輔車故丁丑之亂因忠淸水使姜晉昕率舟師往衛江都江都初得不陷竟以晉昕之兵少敗衂而江都亦以之失守今以水營安興兩屬於水使則合兩營之給代軍校足以壯其聲勢其爲江都之藩蔽孰大於此其便三也安興之守城將齟齬可笑所謂守城者謂其陸山要害之處也若一隅海中之孤島賊艘之過此者當擁盾揚帆而直過何用費力破城然後

過也安興僉使所謂適足爲僉使避賊全軀之窟者其言誠是矣今若以守城將屬之水使臨機應變可以濟水戰之師則守堞軍變爲舟師可以爲猗角之勢則舟師變爲守堞軍其於奇正循環之道亦幾矣而操練時水使率舟師自永保前進則虞候亦率舟師自安興迎接其於練習方有實效不若前日之兒戲其便四也安興僉使之兵符在於水營褒貶係於水營戰船統於水營而中間年老僉使之爲水使父執者刱出謬例自以監營管城將欲抗禮於水使水使又復曲循自是兩營校屬爭相上下視若仇敵前

水使親裨之爲安興假將者幾乎見逐平時如此則
臨急尚何望其受節制哉且雖有警報安興寧報於
遠道之監營而必不報於欲抗禮之水營此誠非細
憂故頃以改樹節制之意言及新僉使而雖新僉使
亦未易猝變今若屬之水使則雖當虞候留防之時
亦是一軍營之內可以朝令夕行如身使臂如手使
指其便五也冨戶之墻垣器用自然鮮明貧戶之墻
垣器用自然剝缺可以私而喩公也本營已成破局
前後武帥之積債如山亦有至今未報者何暇出羨
餘以修其城堞軍器哉城堞之頽毁已無餘地軍器

之不點考且踰三年非其心之慢忽也勢使之然也令水使旣兼安興之鎭又兼保寧縣監如黃海水使之兼甕津府使則合兩營一縣之俸廩一朔米可七十石錢可二百兩是朝廷不費一粒一文但汰冗官兩窠而水營隱然爲豐足之要地苟得爲國做事之人足可以節蓄措手以盡其修補之道且可得朝廷之文武名宰相繼爲水使昔退溪欲禮安之常得名官與鄉人議聚錢五百緡付之官用至今遵行前賢慮事之慤實不假飾與夫司馬公所謂先問家計足否者同一關捩也今若以水使作爲豐要之窠則其

爲補益必大其便六也保寧邑殘殆不成樣卽今保寧倅日夜祝願水使之兼保寧官長之心如此則下隷之心又可知已曾在壬辰年間具義俊爲水使時朝廷建議以水使兼保寧行之三年是時本土多文官恥爲武帥之民㗂臺諫請拿義俊托監司啓罷兼府此其法之罷本出於私意而初非有所不便於事也況今則與前時不同人人思合於水營而營廨又無可以變通者但有房廳內外之互換而已至於官隷則本營使役皆是自外邑旅進旅退者視營事無異過客之於店舍今若以恒留營下者充數於三秩

則平時可以得力臨急可以一鼓召聚其便七也安眠之無監官而只使山直輩守護島松者殆無異於教猿猱守果木也然使監官留住安眠多有掣肘難便之端而若元山則逼近安眠爲其咽喉今於此置別將專管松政而水使操切申飭則統之有領承之有屬必大有賴於松政其便八也大抵我國乃是三面環海之地其所致力宜莫先於海防而近見朝廷惟拳拳於陸地關防而至於海防則視若秦瘠之越視愚未知其可也望因對班大加商量於僚閭俾不爲空言之歸焉

答湖南院生書

前冬合席淋漓談屑尚泠然在耳猶以未盡扣發洪鍾爲恨即此委牘承進學與歲俱新慰賀區區但以斯道之任責之於不佞則得非賢者之失言也耶禮云擬人必於其倫世有聞道未造者亦以任道爲僭况初未聞道者乎昔皇明王尚書恕八十始志於學豈賢者欲諷老夫進於道如王公之爲耶誠如是則謹當佩服不忘然今年已滿六十舊病春來益侵尋精神筋骸視王公八十殆不如也尚安能追踵古人哉愧仄愧仄先處士墓文及文集序亦坐此尚未運

意若賜寛假則磨以歲年庶幾可以濡筆矣示喩腏享位序曾聞配享與幷享不同如師弟子古今聖賢或主壁或東西向者爲配享今石潭書院是也不然而聞望地處與之齊名不可分主客則一從西上之制今露梁六臣祠是也前日奉晤時亦嘗關說及此以爲本院用西上之制無疑今豈有他見耶但以書院事旣有邦禁且經年前飭令雖曰位次釐正與新設有異然其在恭承朝令之道姑勿更張只得循蹈舊轍爲有合於謹愼之道矣況見諸執綱胎紙則創院之初亦嘗登聞于朝廷云今欲變置必當更爲關

由於儀曹此亦非從容之義嘗聞退陶李先生每見門生欲更置故事之不如法者輒爲之極力挽止栗谷李先生至以是不滿於退陶云云於此可以見二先生規模之不同然若欲後世多言之時息其爭端則愚以爲當從退陶爲是也如何如何不宣

答李綏之 福源 書

昨適有少酬應草草奉復追思有多少未盡處方欲奉書求敎而夜雨生寒病思益寥落未之果矣惠札又辱其所考据訂辨益詳備可喜所警於昏惰者多矣但此數段終未能無疑於鄙見者條列下方更爲

之請益焉不宣

別紙

漢高紀書法蓋自漢王五年直與以正統故其自王爲帝也不曰立爲皇帝而曰卽皇帝位至於后太子則前此爲漢王時已封爲王后爲王太子故於此乃曰更更云者言其改王爲皇也若如來諭云云則當曰更后曰皇后更太子曰皇太子豈必各加秦時所無之王字耶鄙見如此不知是否

書甘露前書誤以光武爲言矣漢宣帝神爵二年春二月書曰鳳凰甘露降集京師赦光武中元元年六

月又書曰京師醴泉出赤草生郡國言甘露降考之
綱目凡例有云書祥瑞或以示疑或以著僞乃書今
此兩紀之書甘露無乃示疑之意耶其於宣帝則不
書言而於光武則書言於醴泉赤草則不書言而於
甘露則書言者示疑之中又著僞也明紀甘露毋論
示疑著僞書之恐未爲不可也
建文之不知所終四字盖沿張廷玉之舊文而來喩
所謂非綱目之體云者誠然矣但自焚死三字旣非
事實且不可於皇帝稱死若曰出亡則似差簡潔耶

與李綏之書

寒意益料峭台體更如何數日來以臨當除夕諸郎辭去書役吏亦散歸孤坐無事適尹衡仲來見故復相與繙閱台所勘定之三校本仍思綱目諸書有後儒爲之發明爲之書法其去取筆削之微旨瞭然在目而若吾輩之所相與校勘者誰復有剖析者乎知之者不過一寓目而已不知者必當以凡例之參差筆削之疎漏胥訾嗷不已莫若以去取之所以然相與往復而留其書於弊篋中幸不爲醬瓿之覆則後人或可因此得吾輩之微意故遂使衡仲把筆呼寫別紙以呈自外亘觀之雖頗多事此亦不害爲後考

之一端也如何如何不宣

別紙

定宗朝

籤曰 列朝皆書 母后且 太祖有 兩后恐不可不書

國朝寶鑑不書 母后 肅廟寶鑑特書 母后 宣廟寶鑑因居憂見 母妣而不書姓氏今以三寶鑑合爲一帙則可以齊其不齊之凡例咸歸一統而使無義者有義如傳禪之位從國朝寶鑑承統之位從 宣肅兩寶鑑然後方成一通文字之體段故

端廟編之書 母后者以其爲復 昭陵張本也
中廟編之書 母后者以其爲辭推戴張本也 仁
廟編之書 母后者以其爲誕降海州府奉入啓運
宮與夫追崇等事之張本也此外 諸朝皆不書
母后惟如此然後其於 景廟 英廟兩編亦可無
抵牾也此此蓋再校之時煞費精神者也恐不必改從
無義之凡例也

籤曰 列朝皆稱 上王而 太祖則尊爲太上
王宜据實書

再校時徒見 太祖昇遐之後 定宗陞爲太上王

定宗昇遐之後　太宗陛爲太上王而或疑國初典
禮之若此信手書之今得籤示悅然省悟　定宗朝
章奏皆稱　太祖爲太上殿下又以　世祖朝直陛
太上王之例旁照則益知籤示之爲是今從籤示
籤曰始用皇明建文年號恐不可拔
凡編書之法切不可起後人之疑惑而來後人之雌
黃今於　太祖朝不書始用洪武年號　太宗朝亦
不書始用永樂年號以至於　宣祖朝皆無此書法
而突出於　定宗朝書之曰始用建文年號則後之
覽者十人之中九人必大驚小怪求其說而不得則

又必曰無乃　太祖末年因皇朝責言不用洪武年號故於此大書特書乎云爾則是乃無中生有貽累於　聖祖爲不細矣當此之時誰執其咎若欲表出定宗尊周之義則郊迓賀卽位使一段炳如日星矣

籤曰臺諫論趙温等事一段可見　祖宗朝待臺閣之盛德恐不可拔

此一段與　太宗朝篇首李居易事本爲一項事而太宗朝篇首略其始詳其終今乃掇拾其截去不載之零瑣句語書之於此殊非簡整謹嚴之體段而亦與前史互見之筆法大不同矣且　定宗朝納諫一

事觀於停溫泉之幸已磊落煒煌何待此事而爲重乎

籤曰門下府論內相事甚好不可拔

凡 太祖朝釐革麗末弊政若此類甚多而原寶鑑皆略之且內宰相一事卽麗末尤甚荒亂之政而定宗初年偶復循襲亦未必有光於 聖德故再校時拔之籤示如此當商量存拔也

端宗朝

籤曰黃標政事一段可備故事深得百官聽冢宰之遺意不宜拔

百官聽冢宰之遺意云云此終是强覓之言也雖以此意注觧於此段人未必信之也大抵　端廟實錄最晩出伊時撰輯者又不欲以實錄撰之（此見於光廟實錄抄出中）故凡　端廟沖年事無甚發揮於　睿德者皆載之如黃標事即其一也今以此載之寳鑑其所以揄揚者適所以暴揚若渉暴揚　端廟一朝之寳鑑雖不作可也至於備故事之云尤有所不安者此與肅廟初年承旨三望之事有異若或爲後來權臣藉口之資則尚安用此故事爲哉從再校爲是也

籤曰迎詔時服色條可備後考恐不可拔

此一事惟恐後人據以爲例何後考之有哉

籤曰許翊所奏剛正可觀從善之盛德亦不可不書此等正論多見拔未可曉

許參贊所奏正與鄭右相苯醉人以酒使不發嘉禮之論者事異而意同二公忠赤千載之下猶可想見而當時國勢之危疑　君綱之掃如則從可知矣今若以許公此言載之實鑑則鄭公之事之甚奇亦可以收載之耶此一段存拔者數終至於拔之盖亦極費商量也

籤曰勸字剪除字太欠婉勸改以白剪除改以請

三月以大誥諭不得已用刑之意文彩赫然炳然
往牒所未見此本見漏決不當漏
今從之
籤曰多失易奸非本文語亦不暢
本文曰失者非一恐有奸僞二句節略書之曰多失
易奸語省而意暢恐不必改之若初校本只載下句
則漏却多失之意也
籤曰　定宗廟號議定之命乃是盛德事且可後
考中本之所書今乃拔之無乃以高靈之議爲是
耶

凡前後不行之議論多拔之且此事亦載於 定宗
廟號議定熙宗之時不必疊載故略之籤示如此存
之無害故今從之
成宗朝
籤曰 德宗祔廟此是大禮節當書上 懿敬王
廟號曰德宗祔于 太廟
凡前史葬前皆稱大行大王至葬直稱某大王云者
蓋省文以見其廟號也初校本特倣此書法矣籤示
亦得故今從之
籤曰碧松亭逐巫事雖非史抄所載 英廟聖教

既昭垂則 聖世士風恐不當刪沒
成宗初年業已驅出巫覡於城外矣今此巫女緣何
得入城中神祀於碧松亭乎由前則當時法令之不
行非美事也由後則 成宗不治犯令之巫女而徒
奬逐巫之李穆過也又況國朝有三李穆而一是
仁祖朝人一是 成宗朝人而疏論尹彌商逢迎
大妃崇佛者也一是 世宗朝人而卽碧松亭逐巫
者也世多以爲 兩朝相近豈有同名之兩李穆其
事一同者乎遂以逐巫之事歸之於斥佛之李穆兩
說班班見於諸書故文獻備考亦載李穆事而註之

或云 世宗朝人盖傳疑之意也寶鑑乃是信書不可傳疑無寧疑者闕之之爲愈也且雖欲書之其事不載於實錄抄本而日月無以考今當編入於何年何月乎

保晚齋集卷第六終